

第一章

大雪迷茫

1

公元七五六年的冬天，关中大地一片迷茫。

北风一阵紧似一阵，一团团急雪在凛冽的寒风中回旋着，翻腾着，那天上的一堆堆乱云也在颤抖着，仿佛随时都会掉落下来。那掉落下来的云一定也和雪一样的白，一样的冷。

在茫茫的雪地上，孤零零地走着一个人。

这是一个凄凄惨惨的老人，雪把他的眉毛和胡子都染白了。他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双手放在嘴上呵着，可是那热气一出他的口，便变成白色的雾，并没有给冻僵的手上多少热气，反而把心给吹得更冷了。

他把手藏到棉袄里。举目四望 这不是“曲江之曲”吗？那一棵棵在江边僵硬地站立着的，就是那些婀娜多姿的杨柳吗？不，那是一根根插在雪地里的哭丧棒，是的，这银装素裹的大地，不正是为那些在陈陶和青阪阵亡的将士披麻带孝吗？

他感到两颊一阵清凉。原来，在不知不觉中，两行清泪从他的眼中流出，在脸上化为两根冰柱。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大诗人杜甫。

杜甫其实并不老，他今年才四十五岁，可他这一年经历的事情太多，一下子便觉得自己是一个老翁了；是

这片茫茫的大地，是这破碎的山河把诗人压老了。

一年前，安禄山在范阳造反，谁也没想到，贼势竟如此猖獗，半年多的时间，便攻陷两京，致使山河破碎，人民流离。老皇帝逃到成都去了，新皇帝派房管组织反攻，试图收复两京。房管兵分三路：命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宜寿进兵；刘贵哲率领中军从武功进兵；李光进率领北军从奉天进兵。

十月二十一日，中军与北军遭遇敌将安守忠，战于咸阳东边的陈涛斜。房管本想沉住气，等待时机，无奈监军宦官弄延恩催促，只得草率出战。房管性迂阔，好空谈 效法古代车战法 以牛车二千乘 骑兵与步兵夹杂进攻。敌人顺风鼓噪 又纵火焚烧 人畜大乱。官兵死伤四万余人。两天后 房管又亲自率领南军出战 再败于青阪 杨希文、刘贵哲降敌。

杜甫想到这些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年夏天 正当叛军逼近潼关时 杜甫准备逃难 从长安到奉先 携家北迁白水 六月，潼关失守 唐玄宗李隆基入蜀 陕西陷入混乱 他又再次逃亡北走 把家安置在三川。

七月十三日 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 消息传到羌村 杜甫在混乱中看到一点希望 离家奔赴行在 想报效国家。不幸在途中为贼所得 被送到长安。好在他当时地位并不高 名声也不大 自己又注意隐蔽 没有被胡人所重视。

杜甫是想当官 而且想当大官 因为只有当大官才能实现他‘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可是 他在长安混了十年 再三向皇帝献赋 由于奸相从中作梗 终无结果。后来又想投笔从戎 以博取功名 他的朋友中就有走这条路获得成功的。比如高适 官至节度使 比如岑参 也做到刺史。但他不行，他毕竟不是当官的料 只能做个有血性的真诚诗人。

最后 朝廷给了他一个河西县尉 以后又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担任看守兵器仗和管理门钥的职务 对于胸怀大志的

杜甫来说 简直是一种讽刺 自然使他感到很痛苦

世界上的事并没有全好 也没有全坏。杜甫做不成官 在这时倒是好事 他没有像一般官员那样 被叛贼押送到洛阳署以伪职 逼迫投降 也没有受到太严格的俘虏待遇 准许外出，行动比较自由。和同是诗人的王维相比 他的运气要好得多。王维被安禄山拘禁在菩提寺 裴迪去看望他 说到乐工雷海清不为安禄山奏乐 将乐器扔在地上 向西方恸哭 被安禄山在试马殿前支解的事 他深受感动 当场口吟一绝：

“ 万户伤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
凝碧池头奏管弦。”

后来 两京收复 凡作过伪官的分六等定罪 王维因这首诗 才得到唐肃宗李亨的宽恕。

杜甫陷贼 虽然没有被逼迫当伪官 但他的内心依然十分痛苦 因为他的目光所及 是一片混乱，一片凄凉，一片难以言状的悲惨。

对岸那些华丽的宫殿 千道门 万道门，如今都上了锁。在白皑皑的雪地里 显得格外凄凉。杜甫轻轻闭上眼睛 在以前可不是这样。

霓虹一般的旌旗 遮盖着天子的车驾缓缓地来到南苑 南苑的景物因为天子的来临而增添了光彩。那住在昭阳殿里 第一个受到皇上宠爱的贵妃杨玉环 就随同君王坐在辇上 侍奉在君王的身旁。辇前的女官 佩着弓和箭 骑着高头白马 那马儿的嘴上还嚼着金马衔。突然 她翻转身子 把一支雕瓠箭射向云天。坐在皇上身边的杨贵妃抿嘴一笑 原来，一双大雁正落在帝辇前。贵妃笑了 皇帝也笑了 所有的人都跟着笑了。

——这是一幅多么富丽的太平景象啊！

——可是 曾几何时 那明眸皓齿如花似玉的美人 到哪里去了呢？

——那是一个多么叫人凄惶的日子。

哥舒翰丧师黄河边 潼关失守 李隆基仓皇出走。那是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整个长安杨国忠因杨玉环而贵 杨玉环因杨国忠而亡 这或许是命。

此时此刻 此情此境 作为皇帝的李隆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为大唐江山计 为自己的安全计 他只好对杨玉环 割恩正法 了。他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 一是赐她自缢 死留全尸 二是在临死前 再抱一抱 亲一亲这可怜的女人！

杨玉环香消玉殒 李隆基老泪纵横。

而那清清的渭水仍在东流 剑门关外的蜀道 远而又深。走的走了 埋的埋了 彼此之间不可能再通一点音讯了。现在，马嵬坡那边 也该有很深很深的积雪吧！

从对面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 是宫门上的兽环，还是飞檐下的风铃 怎么那么悲伤 那么凄惨。是在呼唤失去的主人 还是在怀念昔日的繁华 难道太平的日子真的从此消逝 难道黎民百姓从此要过水深火热的生活 难道官兵真的没有胜利的希望？

不 不 不！

杜甫痛苦地摇了摇头。他仰望西北 那里是新皇帝的行在 那里云集着许多志士仁人 那里聚集着强大的军队。

听说名将郭子仪已赴行在 中兴有望 不要过于悲伤。

风挟着雪 扑打在他的脸上。他抖了抖身上的雪 他明明知道这雪是抖不掉的 就像那阵阵袭来的愁苦 但他还是抖了抖 打了打身上的雪。对面的江边 仿佛有一个黑点在移动 那是胡人的骑兵吗 这长安城里城外 到处是横冲直撞趾高气昂的胡人骑兵 到处是血腥和野蛮的气息。

杜甫闪到一棵枯树后面 没有必要和那些野蛮人纠缠不清 弄不好还得白白的送掉性命。

那黑点慢慢地向这里移动 杜甫看清了 那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没有骑马。这种时候到这种地方来 该不是来欣赏雪景

吧。杜甫再一次看了看四周 断定没有什么危险 便从树干后转出来 把自己暴露在对方目光所及的视线。没想到对方看到他 反而扭头就跑。杜甫朝那人喊了一声 想对他说 我不是坏人 那人却跑得更快。杜甫想追过去 却又怕吓着了对方。在这兵慌马乱的日子里 人与人之间是很难信任的。杜甫叹了口气 算了 随他去吧 自己也该回去了。

突然 他看到那个人扑倒在雪地上 他等了一会儿 不见他爬起来。杜甫跑过去 把他抱了起来。那人想挣脱他 却没有力气 只是用惊恐的眼光看着他。杜甫对着他微笑 诗人的微笑赢得了他的信任 他对他轻轻地说了一声 饿。

杜甫看这人 虽然头发散乱 衣衫褴褛 但眉目清秀 皮肤细嫩 像是富贵中人。饿 是的 在这种时候 不管什么人 都面对饥饿的威胁 就是杜甫本人 也常常饿肚子 靠僧俗友人的周济度日。

他下意识地在身上摸着 居然摸出一小壶酒来。这是今早从新朋友苏端那里带出来的。困居长安 生活没有着落 一早起来 他便拄着藜杖 到熟人的家里去吃饭。一般的朋友 吃一次两次 也就不好再去了 但由于与苏端有一些文字的交往 苏端也喜欢接待他 每次去 他总是让儿子弄点梨枣什么的来款待他 陪他喝酒。他也就去得多了 有时还连吃带拿的。苏端这个人 现在还是个布衣书生“安史之乱”后及第 官至比部郎中。

杜甫刚刚拨开壶塞 那人便抢去 往自己嘴里灌。喝得太急了 呛得不停地咳嗽起来。

杜甫扶着他 慢慢地朝城里走来 那人推开杜甫 说：

“我不能连累你。”

杜甫怕他再次摔倒 双手一拢 紧紧地把他扶住 他感到腰间被什么硬硬的东西碰撞了一下。

2

他们在一处断墙下坐下来 这里稍可避开凌厉的风雪。

风送来阵阵胡人的歌声 那是胜利者的狂欢。他们放歌，他们豪饮 他们把带血的刀箭放在雪水里清洗 血把雪都染红了。

夹杂在胡人的狂欢声中 仿佛又有一两声惨叫 不知又有哪一位王公大臣被杀害了。那人闭上眼睛 痛苦地摇着头。杜甫抚摸着他的手 表示自己的同情与安慰。刚才在腰间硬硬地碰了一下的东西，一定是玉佩之类 看来 眼下这个人不是一般人 说不定是龙子龙孙

“尊下是……”等那人睁开眼睛 杜甫轻轻地问。

那人把身子一缩 用十分警觉的目光看着他 说：

“你是什么人？”

“在下是大唐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子美。杜甫说。

这官实在太小了 但他这么说 是表示一下自己对大唐王朝的忠诚

那人把杜甫从上到下看了一下 微笑地说：

“原来是诗人杜甫。”

“大人是……”

那人还是摇摇头 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和身分。

“我们被抛弃了。好一会儿 他才无限凄楚地说。

杜甫的心一颤 阵阵悲哀向他袭来。

安禄山反叛后 皇上杀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 赐他的妻子荣义郡主自尽。为了报复 安禄山命令部将孙孝哲攻入长安之后 大杀皇族 在 崇仁坊 挖心 以祭祀安庆宗。孙孝哲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将军 连贼党里的人都怕他。王、侯、将、相 跟随皇上避难 而家还留在长安的 全家杀光 连婴儿也不放过 血流满街。在这种形势下 那些没有落入贼手的王孙只好奔窜荆棘 东躲西藏 以保全自己生命了。

想到这里 杜甫心里一热 站起来倒头一拜：

“王爷在上……”

那人那里肯受礼 凄然说：

“你要是真的同情我，就把我带回家，我可以做你的奴仆。”

杜甫愣了好一会儿 说：

“我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度日了。”

“那就不难为你了。”

说着 那人艰难地站了起来 拱手道：

“后会有期。”

杜甫追上几步 说：

“听说太子殿下已在灵武登基 光复两京 为期不远。”

那人苦笑了一下 扬长而去 留给杜甫一串深深的脚印和怅惘。

回到住处 已是日暮黄昏。天更冷 雪更急。杜甫冻得浑身发抖。酒已被那位不知名的王孙喝了 再也没有可以抵御寒冷的东西了。杜甫举目四望 好在炉火还是热的 还发出红光。他急急走过去伸手一摸 却是一片冰凉。原来火早已灭了，那片红光 只是自己的幻觉。

黄昏的雪 越下越大 没有一点收敛的意思。阵阵悲哀向诗人袭来。这悲哀 夹着飞雪在诗人的心中激荡着 化作一首绝唱：

“战哭多新鬼 愁吟独老翁。

乱云低薄暮 急雪舞回风。

瓢弃樽无绿 炉存火似红。

数州消息断 愁坐正书空。”

吟罢自己的诗作 诗人沉浸在无限的悲凉之中。

突然 从门外闪进一个黑影。杜甫吃了一惊 难道那些胡人还不放过他 难道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至今还在进行 杜甫的心中顿时燃起一股怒火 厉声喝道：

“你要做什么？”

“先生是我。”来人呵呵一笑说

杜甫定眼一看 认出是前些日子认识的一个从胡营里逃出来的逃兵 叫三明。三明掀开自己的破大衣 从里面掏出一包东西 居然是一壶酒和一大块马肉。他把东西放下之后 又出去转了一圈 捡来了一堆木柴 大都是倒塌了的房子上的窗棂门板之类的木料。

当马肉在炉火上散发出阵阵肉香时 杜甫问：

“哪来的这些东西？”

“先生尽管吃就是了。杀人放火 抢劫强奸 如今到处都是。”

“不 不说清楚 我是不吃的。”

“我在僻静处遇到一个胡人 把他杀了 这是从他身上得来的东西。”

“真的？”

“就是瞒天瞒地 也不会对先生说一句假话。”

“我还以为又是一个寒冷饥饿的夜晚。”杜甫笑了笑说。

“只要三明在 就不会让先生挨饿受冻。”三明说。

“我刚刚吟成一首五言诗 你来听听。”说着 杜甫把自己的诗作吟了一遍。

起句‘战哭多新鬼’便触动三明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军人 而且不是一般的军人。

三明是陕州人 由于家里穷 没钱读书求取功名 又不想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 和许多有志气的年轻人一样 想通过军功求得一官半职 甚至封侯拜相。大唐王朝许多宰相都是将军出身的 而许多将军都是平民出身的。一个人怎么能困守在故土山丘 终老一生而无所作为呢 他就是带着这种愿望投军的。

他应了召募远赴蓟门 军队要开拔了 他买了鞍和鞭 置了刀和枪 乡亲们都来送行 对他寄托着很高的期望。他对自

己也充满信心。过了黄河 过了洛阳 越走离家乡越远了。辉煌的落日正照着辕门前那红色的帅字大旗 风呼呼地响着 马嗷嗷地叫着 刹那间 无边无际的平沙上 已整整齐齐地排列起上万座帐幕。三明说不清此时自己的心情 他一方面为军营的雄壮威严所激动着 一方面却又在心中滋生着一种凄凉和惆怅 特别是那悲凉的军号吹响的时候 他的眼泪便不知不觉地涌上眼眶。他偷偷地拭去眼泪。

他们的主将是安禄山。安禄山是胡人 也是朝廷的大红人 官衔多得数不清 而让这些当兵的记得最清楚的是“骠骑大将军”。

李隆基晚年好大喜功 动辄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武力。安禄山为了迎合皇上的这种心理 以边功邀宠 几次侵略奚、契丹。奚、契丹国王原来都是与唐朝友善 并娶了唐朝公主为妻的 他们被逼得没有办法 只好杀了公主 反叛朝廷。安禄山便名正言顺地起兵加以讨伐 随后表奏朝廷说：

“梦李靖、李绩求食于想 乃祠北郡 芝生于梁。”

这显然是无中生有 而年老昏庸的李隆基却相信了这人的鬼话。

三明参加了这一系列军事行动 他当然不知道这其中的阴谋 他只庆幸自己得到表现的机会 战士们也都和他一样，个个争先恐后 奋不顾身 如狼似虎 勇猛异常。他们挥舞着大刀 冲向那无垠的大荒 见人就杀 见马就抢 每天俘获的胡马，多到成群结队。

他们胜利了。主将不断升官晋爵 不断得到封赏。来自东吴的各种物资不断运到河北幽州一带。这里本来是个富裕的地方 如今更是兵强马壮，三明也得长官的奖赏 越地的绫罗、楚地的白练 他把这些东西都寄回家 以显示自己的成功。正当他作着升官美梦的时候 大军突然南下 说是要讨伐杨国忠。

什么征伐杨国忠 这明明就是反叛朝廷。三明心里明白，

安禄山想利用他们来夺取大唐江山。安禄山坐着铁车 步、骑兵都非常精锐 路上的烟尘飞扬千里 鼓声喧哗声震天动地。连行进中的三明都感到其中的威风与邪气。

天下太平 老百姓好几代没有经过战争 突然经历这样的事 没有不惊慌的。更何况 河北本来就是安禄山管辖的地区，他所经过的州县 都望风瓦解 城里的太守县令们有的开城门欢迎 有的弃城逃窜 有的被活捉杀戮 没有人敢挺身抵抗。

在幽州 他就感到气氛不对头。安禄山那骄横不羁 那奢侈无度 那熏人的气焰 简直就超过了京国上都 只是他不敢说 因为说了是要杀头的。然而他想 我骑着一匹战马奔驰了二十年 就是为了被人利用而反叛朝廷吗？

不 决不。我不能辜负皇恩 我生是大唐人 死是大唐鬼，我决不当胡人的工具。

从幽州到黄河 从黄河到洛阳 他一直在寻找逃路的机会。

终于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他逃出敌营 抄小路回到了自己家乡。可是家乡已是一座空村 人们全都逃走了。万不得已，三明跟着逃难 几经周折 却又到了敌人占领的长安。

三明和杜甫对坐着 喝着闷酒 各自想着心事。

炉火一闪一闪地 把两个人的脸映得通红。

“先生 我从军二十载 九死一生 本想求得一官半职 光宗耀祖 却差一点落个从贼造反的恶名 你说命运怎么会如此不公？”三明突然说。

“什么？”杜甫回过神来。

“我说命运不公。”

“如今国难当头 个人的命运又算得了什么呢 要说不公，那些皇子皇孙们 当初是何等的显贵 而如今 一个个如丧家之犬。他们可都是龙种啊 豺狼在邑 龙在野 就更不公平了。”杜甫愤愤不平地说着 站了起来：

“天子已经传位 我们应该到皇上的行在去 到我们自己

的军队中去 去厮杀 去拚命 去效忠。你说呢？”

三明被他的情绪所感染 也站了起来：

“好 现在就去 大丈夫男子汉 不为皇上效死沙场 藏在这里 实在是太窝囊了。”

诗人很快就冷静下来 说：

“现在不行 得找个机会。”

3

在离长安西北几百里的雪地里，走着疏疏落落的一行人。走在前面的一男一女显然是主人。仆人们离主人十几步远 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说笑笑 不知道是风雪太大 主人听不见 还是因为他们的主人本来就很宽容。

主人并排走着。男人 白马、白袍、白披风 女人 棕马、红裙、红披风。

“先生，”女人说：“我们刚到灵武时 是秋天吧。”

“是啊 然而一阵秋风 就刮来了这漫天大雪 这就是造化之道。”男人说。

“我倒有些留恋在山里的日子。”

“在山里 你不是想着进城吗？”

“想的是长安、洛阳 不是灵武 也不是彭原。”

“你要是想回去 我就奏明皇上 让你回去。”

“先生！”

“我说的是真话。虽然有你陪着 我感到很舒坦。若没有你 我也一样过得很快活。”

女人一时无话 她感到很悲伤 原来我在他的心中 是可有可无的啊！

女人抬头看天 雪飘落在她的脸上。她伸手一抹 抹去了脸上的雪 也抹去了涌出眼眶的清泪 她不想让他看出她情绪的变化。

这女人叫秋月 她还十分年轻 她原来是大唐东宫的宫女。

当时 太子李亨有一位布衣朋友李泌 常常出入东宫 每次见面 她总是清脆地叫一声先生 那欢快、那愉悦全都浸没在她的声音和她脸上的笑容中。

有一次 李泌当着她的面对太子殿下说：

“这小女孩倒挺可爱的。”

“先生指秋月吗 她一听到先生脚步声 就像小鸟般跳跃，说 殿下 先生来了。”李亨说

秋月一听 急了 也顾不得礼节 说：

“先生 别听殿下胡说。”

话刚出口 秋月自己吓了一跳 她是借了豹子胆吗？竟敢如此说话 正想跪下去请罪 却听到他们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她知道殿下并不责怪她的无礼 也就跟着笑了起来。李泌说：

“秋月 秋之清爽 月之姣美。”

“先生喜欢 就把她带走吧。”李亨说。

秋月没想到先生会喜欢她 更没有想到殿下会如此爽快地把她赐给先生

和先生上衡山时 先生问她：

“离开东宫 你不后悔？”

“我与先生有缘。”她说

“你真不后悔？”李亨登基 先生又问她。

“我与先生有缘。”她还是那句话。

没想到当了几年夫妻之后 先生还说这样的话。是的 在山上时 她想念过宫里的生活 但下山可不是秋月的主意 是先生自己要下山的 这怪不得秋月。

“先生是嫌秋月累赘吧。”

“谁对我都成不了累赘。”

“先生 难道秋月在先生心里 就没有留下一点什么？”月伤心地说。

李泌淡淡一笑。秋月的确是不错的 她清秀温柔 善解人意 但她毕竟是尘世中人 终究要回到尘世中去的 更何况 她不是一般的尘世中人 她是东宫的宫女 她看到的荣华富贵太多了 再怎么纯净的心灵在权力的染缸里 在阶级森严的皇权世界里也会变形的。他对秋月并不苛求。她要继续跟着他 行；她要走 也行。

“先生怎么不说话？”

秋月的声音有些变了。她突然想到东宫的那些热热闹闹的日子 想到太子李亨对自己的情意 想到太子那不时的似有意又似无意的一瞥 不禁怦然心动。特别叫她难忘的是那个夜晚 殿下在灯下写了无数个“秋月”问她：

“秋月 这两个字写得好？”

“奴婢不懂书法。”秋月说。

“你怎么不说每个字都写得好？”

“人家都这么说吗？”

“都这么说 听都听腻了。我喜欢你。”

“为什么？”

“你不说假话。”

“殿下。她欢快地叫了起来。可是殿下却突然变了脸 小声说：

“快快 快把这收了。别让娘娘看见。”

说着 他拿起另一张纸 信手写道：

“有乐且须乐 时哉不可失。虽云一百年 岂满三万日

秋月机灵地把写满秋月的纸张抓在手里 揉成一团。这时在她身后，响起娘娘的声音：

“殿下又写什么新诗？”

“奴婢看不懂。”秋月一边磨墨 一边说 说着 却又轻轻地叫了一声 原来她不小心把墨溅到案上。她放下墨 用捏在手心的纸团在案上仔仔细细地擦着。这一切做得十分自然。

太子殿下喜欢她，可是始终没对她有什么超常的举动。他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他不想再惹新的麻烦。奸相李林甫的眼睛无处不在，太子妾张良娣也看得紧。“出宫”是她最好的出路，更何况她对李泌素有好感。听先生说话是一种享受。先生议论天下大事，绝没有太子洗马们的那种严肃感和沉重感。他举重若轻，论天下如说家常。她喜欢谈论人生，她喜欢他那份飘逸与洒脱。在他的口中，人生是轻轻松松的游戏。生与死没有什么界限，富贵与贫穷只是一种形式，看破了，一切如浮云。她想和他一起去体会人生中的那份轻松与愉悦。

她体会到了，却又怀念过去的日子。而真正让她放弃这份轻松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她又舍不得。人就是这样矛盾。

“秋月，李泌说：‘如果有一天，皇上让我去死，你怎么办？’”

秋月吃惊地回过脸来说：

“先生和秋月说笑话，皇上待先生亲如兄弟。”

“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不，这不可能，”秋月坚决地说：“先生总是拿秋月开心。”

李泌哈哈大笑。秋月却又有点担心，万一皇上真的生气了，问先生的罪，怎么办？先生总是有话直说，有时批评皇上，说得皇上脸都发红，皇上毕竟是皇上啊！

“先生要是怕惹祸上身，当初为什么要到灵武来？”

“不来不行。”

“如今乱世，多少人不应召，不到行在，皇上也没有办法。”

“秋月，你这几年算是白白跟了山人我了。”

“谁说秋月白跟了先生？”秋月生气了，觉得先生小看了自己。“秋月知道先生是为了黎民百姓，为了大唐江山好。”

“这还算懂事。”李泌看了一下秋月，这一眼看得很温柔。

秋月的脸被先生看热了，她感到飘到脸上的雪格外冰冷，格外亲切。

不知为什么，秋月突然想起昨夜，在旅店里，先生是个多么强劲的男人。他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一种有别于常人的潇

洒自如 让人如进神仙之境。她躺在他的身下 看到的不仅仅是他的脸 她还看到白云 看到流水 看到飞翔的小鸟。她的身子跟着他飘浮起来 在清脆悦耳的泉水声中 和小鸟一起飞翔。这种感觉 怕是任何别的男人都不可能给予的。

雪花在他们的四周飞扬 落在他们的头上、身上和马上。

“胡骑横行 其势汹汹 先生以为有胜利的把握吗？”

“邪不胜正。”

“可是现在……”

“两年 不出两年 即可平息叛乱。”

“先生有何妙策？”

李泌笑而不答 秋月也不再问。凡是先生不想说的 她都不问。这是她的好处 她的善解人意处。这或许跟她的宫中生活有关 在宫中 没有宫女们可问之事 一切按殿下娘娘的旨意办 甚至连什么时候微笑都是程序化了的。

路边 孤零零地站着一棵树。

秋月愣了一下 她仿佛在什么地方看过这样的树。也是这样的风 也是这样的雪 也是这样孤零零的一棵树。还有 还有一个人 一个在雪地里艰难行走的老人 她叫他爸爸。可是她记不清他的脸容 她只记得他黑得发亮的破棉袄 记得从袖口破洞里露出来的棉絮 在寒风中颤抖的样子。

父亲拉着她 埋头往前走 他们是上哪儿去呢 她记不起来了。

“先生 人为什么会忘记？”秋月说。

“忘记 不 留在脑子里的东西是不会消逝的 只是你想不起来而已。”李泌说：“怎么 想家啦？”

“突然想起父亲 可是怎么也想不起他的样子了。”秋月不好意思地说。

“会在梦里出现的。”

“我在昨晚梦见……皇上了。”

“你梦的不是皇上 而是太子殿下 对吧？”

秋月想了想 对 是殿下 但他现在是皇上了。

“我可以去见娘娘吗？”

“当然。”

半年前 李泌从衡山来到灵武。那时 李亨刚刚在灵武即皇帝位，下诏要他到行在。是河洛节度使、虢王李巨派人到山上找他的。来人上山时 他正在秋月的琴声中舞剑。琴中有颤音 他知道 有人上山了。

果然 在对面的山腰上 来了一队人马。

听说要下山 秋月像小孩般拍起手来。他宽容地笑笑 她毕竟是个少女 她能跟他上山 过这寂寞单调日子 已属不易，或许有些后悔吧。其实 她何时要走都可以 我都不会拦她。

这么想着 李泌反倒生出一些割舍不得的情绪来了。他微微一笑 到底 我李泌也是男人啊。有她陪伴 自然比自己一个更好一些。

“等到了彭原 你就进宫去看看，”李泌说：“愿意留下 也可以。”

“先生”秋月大声叫道：“先生是讨厌秋月吗？”

“那里的话。”

“为什么赶秋月？”

“没有啊 我只是说 你愿意留下 也可以 你不愿意吗？”

“不愿意。”秋月说。

从总的来说 她与先生在一起比在宫里快活得多。在先生这里 秋月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只是有点想念过去的生活而已。一个人不可能不对过去的生活有所留恋 更何况那是东宫。小时候 乡下人说起皇宫 就像说起天上的事情一样。

北风刮得更紧了。他们的披风张扬起来 犹如红、白两面旗子。后面的佣人们快马加鞭 赶了上来。

4

长安城中 巍峨的宫殿在风雪中颤抖着 悲泣着。

皇城前的大道上 排列着一队长长的马车。人们正在叛军的皮鞭与大刀の威逼下 不断地往车上搬东西。这不是一般的東西 这全是从宫里搬出来的金银珠宝 綾罗绸緞。三明也混在人群中搬东西，他希望能跟着这些东西一起混出长安。

皇宫の浩劫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自从六月十三日 李隆基带着杨贵妃姐妹、皇子、妃子、公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以及亲近の宦官、宫人仓皇逃出延秋门之后，这里的灾难便开始了。

这一天 百官中还有上朝の 到了宫门口 还听到更漏的声音 左右三卫仪仗队仍然整齐严肃地站在那里。宫门打开，大家都愣住了。宫里人乱哄哄地往外逃 宫里宫外一片混乱，都不知道皇上到哪里去了。于是 王公士人、百姓都四处逃难，山野小民便争先进入宫禁及王公宅第 盗取金银财宝。有的人还骑着驴子走上大殿。又放火烧了左藏大盈库。官员崔光远、边令诚带人救火 又招募人员代理府县官吏分别把守 杀了几十个人 才渐渐稳定下来。然而 崔、边两人也有自己的算盘。崔光远派他的儿子去晋见安禄山 边令诚把宫里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他。安禄山占领长安后 封崔光远为京兆尹。后来崔光远与孙孝哲不和 带了长安县的十几个州县官员到灵武投奔朝廷 又被封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 他的运气好 与京兆尹有缘。边令诚就不同了 他回来 就被皇上给杀了。这是后话。

接下来 便是安禄山了。

安禄山是个武夫 他的政治野心有一半是李隆基培养出来的。他也想坐天下当皇帝 可他根本没有一点战略眼光 每占领一个地方，所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个字：“抢”。能拿的东西全都拿走 连同女人，一起运到他的老巢范阳。